

# 黄河工匠

在黄河两岸,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在浪尖上行走”,“与水土流失抗争”,“给枢纽大坝诊断”。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过他们的工作

若问他们是谁?他们会说自己是水文人、是水保人、是水工人——一群黄河水利的“无名”工匠

本报记者丁铭、魏婧宇、张晟

## 黄河哨兵

“吱呦呦”“吱呦呦”——伴随着钢索卷起的声音,一个吊箱从黄河上空缓缓滑过,一点点靠近龙门水文站。吊箱里站着刚从15里外的小镇买菜回来的吴振国。

龙门水文站建在黄河著名险段禹门口的悬崖峭壁上。传说治水英雄大禹举着巨斧在黄河边行走,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因而龙门又得名“禹门口”。龙门水文站地势险要,人和物资进出只能搭乘吊箱。

27岁的吴振国,已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4年。第一次乘吊箱横渡黄河时,他双手牢牢抓住扶手,紧张得不敢向外望一眼。如今,一年几百次的往返,让他成长为一名无惧狂风巨浪的水文工作者。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工作中磨练自己。”吴振国说。

龙门水文工作者的工作是每天进行黄河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测验。放下蔬菜的吴振国再一次钻进吊箱内,开始了一天的测验工作。

只见他和另一位同事缓缓滑到黄河中央,在距河面20米高的地方停稳后,开始转动钢索,将750公斤重、搭载着流速仪(用于测流量)和锚式取样器(采集水样测含沙量)的铅鱼沉入水中。

每次测验有5个点位,每个测验点取沙4次。沉重的铅鱼一次次出水、入水,带着吊箱左右摇晃。

“这样的测验工作,洪水期每天要进行好多遍。一次洪水过程中,最多测过13次流量。”龙门水文站站长、老党员朱洪雁说。

朱洪雁祖孙三代都是水文人,他爷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龙门站工作过。小时候的朱洪雁,不理解为什么爷爷和爸爸每次上班一走就是半年多,直到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水文人就像是黄河上的哨兵,水文站就是哨兵们坚守的哨所。不论寒暑,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尤其是每年6月到9月的汛期期间,更是要求全员在岗,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水文站。”朱洪雁说。

2016年夏天,吴振国迎来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汛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一天,正在紧张统计水文数据的吴振国,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什么事呀?”吴振国眼不离数据,拿起电话问。

“儿子,啥时候回家呀?”父亲有些犹豫地问。“最近可忙呢,过了汛期就回家。”吴振国答完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母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吴振国抓起电话说:“妈,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隔了一会才说:“没啥事,就问问你啥时候回家,妈想你了。”

“等汛期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们。”吴振国又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姐姐又打来了电话:“你快请假回家,老妈明天要做手术。”没等吴振国说话,姐姐焦急的声音就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吴振国一听,来不及细问,连忙请假赶往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母亲住院好多天了,就盼着儿子回来看看。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醒来看到守在身旁的吴振国,对他说:“妈没事了,你快回单位去吧。”吴振国含泪点了点头,没有回家休息,直接返回水文站。

龙门水文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是听着水文站老职工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啥叫吃苦耐劳。那是1967年8月11日,黄河禹门口水声轰鸣,浊浪滔天,龙门水文站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临了!

为了完整控制这次洪水过程,卢振甫和几位同事登上测船,顶着惊涛骇浪,冲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中。为了确保测船安全,他们用手指粗的钢丝绳将船拴在岸上,但五六米长的测船仍像树叶般在波浪峰谷间跌宕。

突然,一个巨浪拍来,“啪”的一声脆响,钢丝绳被绷断了。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抽在卢振甫右肩部,将他打向船外。落河的瞬间,卢振甫用力抓住了船舷,同事们赶忙上前将他拉上了船。

爬上船的卢振甫,右半边脸鲜血淋漓,还没等他缓过气来,同事们就惊呼:“耳朵!耳朵!老卢,你的耳朵没了!”

卢振甫一摸才知道,方才钢丝绳断后那么一甩,切掉了他的右耳。同事们在船上东摸西寻,总算找到了卢振甫被切掉的耳朵。卢振甫接过耳朵装在兜里,又回到测量岗位上。

“老卢,要不你先上岸……”“别浪费时间了,咱们快抓紧测量!”

直到洪峰退去,卢振甫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被切掉的耳朵已无法缝合,留下了终身残疾。

龙门站建站85年来,曾有5名职工牺牲,还有多名职工在工作中受伤。朱洪雁说:“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水文人对黄河哨所的时代坚守,反而塑造了我们迎难而上、不图名利的黄河工匠精神!”

## 那沟,那塬,那卵

黄色的沟,黄色的塬,黄色的卵,这便是李健文天天与之见面的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水,沟壑纵横风雨狂。”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流失治理方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51年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设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建站后不久,李健文的父亲就来到这里工作。

小时候的李健文非常淘气,每天放学后,他都会来到父亲工作的南小河口试验场,和小伙伴一起抓兔子、掏鸟窝。“那时候沟里树还不多,兔子跑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和兔子赛跑。”李健文回忆说。

奔跑在南小河口的小男孩,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子,这里的12座山、12条沟和1个大塬面一刻在了他心里。长大后的李健文,放弃了在市区的

的,私有财产必须受到限制,甚至有学者指责,起草人照抄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律。

在节骨眼上,王家福组织了多场学术研讨会,辩明了物权法应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为目的,尤其是要防止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并非是资产阶级观点。

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后,有学者总结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具有中国气派的物权制度,有力地调动了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爱护财富的积极性。”

2009年,王家福当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而他获奖的两个理由之一,正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

“有个叫王家福的,一直坚持用‘水治’”

最早提倡依法治国的学者之一,推动依法治国入宪

王家福获奖的另一个理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1996年2月8日,王家福又走进了中南海。这一次他讲的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几天前,他的题目被改为《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王家福的这篇讲稿之所以被修改是因为此前中央文件用的都是“法制”,从未使用过“法治”一词。在当时,法治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提法。

王家福没办法,可讲座的时候,他还是按照“水治”的逻辑讲的。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把“法制”和“法治”形象地比喻为“刀制”和“水治”的争论。郭道晖和王家福等学者认为,“法制”只是指法律制度,是一种工具,而法治指的是治国原则,是一种价值原则。从法制



黄河龙门水文站站站长朱洪雁(右)与同事吴振国(左)正在进行取水取沙作业。(视频截图,2019年4月15日摄) 本报记者张晟摄

工作,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水土保持工作者,来到南小河口试验场工作。

如今,52岁的李健文已是试验场的副场长。他说:“南小河口试验场担负着国家水土流失动态监测5个站点、2个气象园、38个径流小区、40个雨量站的常年数据观测、整理和分析工作。”

2017年6月19日,暴雨突袭南小河口。电闪雷鸣中,李健文的手机响了:“副场长,我们观测点的雷达水位计被暴雨冲走了。”一名职工在电话那头大喊着。

李健文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平常很难遇到这么大的产流,现在有了,怎么能放过?不行,一定要测到流量和含沙量的数据!”

撂下电话,李健文穿上雨衣、挽起裤腿就和同事带着新的水位计赶往观测点。

离观测点300多远的地方,积水已经漫上了路面,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一步走错就可能跌进百丈深沟中。

“党员同志走到前面探路!”李健文说着,第一个抬腿迈进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水前进。

突然,李健文脚底一软,一个趔趄向沟边滑去。此刻,李健文的第一反应就是牢牢抱住水位计……好在同事眼疾手快,将他一把拽住,才避免他跌进深沟。

李健文说:“我们从事水土保持测量工作,主要就是在暴雨期间观测径流泥沙情况,为找到适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数据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获得测量数据,旁的都顾不上。”

经过两代水土保持工作者60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的南小河口和当年比大变了样。站在山顶望去,深深浅浅的绿色望不到尽头。苹果、山杏、侧柏、油松、五角枫、沙棘……树种多得李健文一口气都数不过来。

“南小河沟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达到87%,林草覆盖率84.5%。现在林深树密,可不好抓兔子了喽。”李健文自豪地说。

来自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白平良,同样是一位“拼命三郎”。

陕西省绥德县位于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然而1994年8月的一天,这里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单日降雨量达到100多毫米。

白平良当时正在桥沟径流场进行观测,豆粒大的雨点打得铁皮观测房“噼啪”作响,翻卷着雨幕的狂风吹得铁皮房左右摇摆,顺山而下的浊流将铁皮房下的梁架冲刷得一块块塌落。

看着摇摇欲坠的测量房,看着即将形成的山洪,山下的同事们急了,大喊:“小白,小白,快下来,快撤离!”

倔强的白平良哪肯放弃这难得的测量机

会!他回答道:“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走了就收集不到数据了。”

风越来越大,屋外的雨量筒支架都被吹歪了。白平良从屋里跑出来,抱着雨量筒支架趴在在地上,用身体的重量稳住支架,继续接着雨水。

突然,他身后1吨多重的铁皮房被大风吹起,贴着他的脊背飞了出去,将他的衣服刮烂,胳膊、大腿划出了口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又被雨水冲走,只留下了火辣辣的痛。但白平良管不了这些,仍死死地抱住雨量筒支架,记录下了宝贵的数据,为拦沙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拦沙工程建设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以前一下雨,山上流下的是泥糊糊,拦沙工程建设以后,流下来的是浑水,有的地方甚至流下来清水。”白平良说。

## 一座坝,一辈子

李英华是一名特殊的“医生”,他的诊治对象很庞大,840米长的身躯横卧在黄河上——它就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刘家峡水库大坝。

刘家峡水库大坝看上去是钢筋混凝土构成“大块头”,里面却布满了如人类毛细血管般精密的廊道。李英华一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

间在大坝深处的廊道里工作。作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水工分场维护班班长,他的工作就是对这座大坝进行日常维护和安全管理。

5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大坝溢洪道在阳光下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一脚踩上去,隔着3厘米厚的鞋底,都能感到脚心热辣辣的。可李英华和同事们已在这上面工作十几天了,他们要赶在汛期开始前,完成对溢洪道的检修。

溢洪道长800多米,宽30多米,是一个大斜坡,最陡处超过50度,加之流水常年冲刷,上面布满了青苔,人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滚下来,出现伤亡危险。

为了防滑,李英华和同事们先在溢洪道上搭建临时钢梯,之后顺着钢梯爬上坡面,身体微微前倾,在陡坡上找好平衡点,然后迈着小碎步,在溢洪道上一寸寸地挪动。

李英华先用眼睛观察坡面是否有冻融、气蚀,流水冲刷造成的损害。然后用1磅重的铁锤头敲击坡面,通过声音分辨是否有空洞,寻找出肉眼看不到的损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英华头上的汗水顺着额头流进了眼睛、流到了嘴角,煞得双眼难睁,嘴咸舌苦;时间一长,他脚下的热浪也透过鞋底钻进了脚心,火烧火燎;汗流多了,他的喉咙也冒起了烟。可他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眨了眨双眼,咽了咽口水,手上的动作一下也没有停……

前。1931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王家福,在重庆求学期间经历1948年重庆“9·2”大火。那场大火一直烧到王家福家隔壁。可父亲却被国民党特务诬陷纵火,被特务用枪押走之后,特务还敲诈了王家福与母亲。这让王家福对贪婪、残暴发泄憎恶,对弱者更加同情,也更向往公平正义。

“依法治国、人权、物权等很多现在看来是常识的法律观念,在过去还真不是这样。”孙宪忠说,“以家福老师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执着地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

刘海洋感慨:“这也是逐步打破思想老框框的过程。”

为什么王家福总能在关键节点提出自己的思想,并影响法治进程?

“这不仅表达问题,而是是否具备中国问题意识。”孙宪忠解释,“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德国是怎么说的,美国是怎么说的。可家福老师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考虑对中国问题是不是有效果。”

王家福这种立足中国实际的治学精神也反映在他对学生和年轻学者的期望和要求上。2004年,在一次法学所博士后进站的讲话上,王家福说,一份解决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站报告,应该是你们对国家、对人民最好的答卷。博士后期间,不要做脱离实际、言之无物的无意义的研究。

2012年王家福住进医院之后,每次徐炳来看他的时候,一谈起中国法治又取得哪些发展时,王家福就来了精神。再后来,即使他病情恶化动弹不得,可一听到我国依法治国取得新进展时,他的眼里就会闪过亮光。

(实习生物杨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内容部分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家福老师八十寿诞庆贺文集》

前。1931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王家福,在重庆求学期间经历1948年重庆“9·2”大火。那场大火一直烧到王家福家隔壁。可父亲却被国民党特务诬陷纵火,被特务用枪押走之后,特务还敲诈了王家福与母亲。这让王家福对贪婪、残暴发泄憎恶,对弱者更加同情,也更向往公平正义。

“依法治国、人权、物权等很多现在看来是常识的法律观念,在过去还真不是这样。”孙宪忠说,“以家福老师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执着地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

刘海洋感慨:“这也是逐步打破思想老框框的过程。”

为什么王家福总能在关键节点提出自己的思想,并影响法治进程?

“这不仅表达问题,而是是否具备中国问题意识。”孙宪忠解释,“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德国是怎么说的,美国是怎么说的。可家福老师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考虑对中国问题是不是有效果。”

王家福这种立足中国实际的治学精神也反映在他对学生和年轻学者的期望和要求上。2004年,在一次法学所博士后进站的讲话上,王家福说,一份解决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站报告,应该是你们对国家、对人民最好的答卷。博士后期间,不要做脱离实际、言之无物的无意义的研究。

2012年王家福住进医院之后,每次徐炳来看他的时候,一谈起中国法治又取得哪些发展时,王家福就来了精神。再后来,即使他病情恶化动弹不得,可一听到我国依法治国取得新进展时,他的眼里就会闪过亮光。

(实习生物杨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内容部分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家福老师八十寿诞庆贺文集》